

《春风化雨》:

从她的故事里,看见教育的初心

肖晨伟

又到一年开学季。谈起教师,每个人心中可能都有自己最熟悉的身影。而若将目光看向大山深处,在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乡村教师这支无私无畏的力量,是如此重要,如此动人。其中的女性教师在乡村教育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她们带领孩子们成就梦想的身影,也越来越多地走入我们的视野。

最近,女性乡村教师的形象再度登上荧屏——由王骏晔、信鹏执导,佟丽娅、杨玏、张峻宁领衔主演,刘佩琦、康爱石特邀出演的乡村教育题材剧《春风化雨》在多个平台同步播出,向新中国设立教师节40周年献礼。该剧讲述了一群乡村教师扎根农村教育岗位,帮助一代代莘莘学子追逐梦想并改变命运的故事,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融合,探索了主旋律商业剧的新表达。剧中塑造的以安颜为代表的女性群像面对事业、生活、婚姻等时做出的不同选择,折射出当前乡村女性教师乃至女性群体所面临的共同困境,同时也展现出女性在乡村教育发展中发挥的独特力量。

春天的一个清晨,大山里的和平中学里,女教师安颜正带领学生跑步晨读,突然,女生裴方慧的呕吐打破了平静,关于食物中毒的排查、早餐个体户王金花与安颜的矛盾爆发、从城里调来支教的从俊生前来报道……电视剧开篇便通过一系列矛盾迅速将观众带入这所大山里的学校现状中。由此,和平中学的故事有节奏地层层推进,引人入胜。安颜与初到和平中学的丛俊生在教育理念、教育方式上的矛盾折射出我国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在学生心理、教育环境等方面截然不同的现实状况。而在丛俊生学习成长并逐渐融入乡村教育环境的过程中,女主角安颜所展现出的强大的关怀意识与共情能力是最令人感动与收获共鸣的所在,同时也是连接剧中其他女性形象的重要纽带。

对人的关怀,是教育事业的初衷。安颜作为全剧的女主角,承载着来自素未谋面的崇高教育工作者于闾老师以及朴素真诚的符校长、钟校长等人的精神传承与殷切期待,在关怀意识与育人精神的感召下,她不断做出属于自己的人生选择。在和平中学工作的十余年间,她经历了事业的起伏、婚姻的变动,却未曾动摇自己教书育人的初心,她的心境,也由最初毕业分配时的“我要进城”转变为“舍不得离开”。对学生的关怀与情感让安颜懂得了坚守的力量,



亦成了她扎根乡村教育的精神源泉。“舍不得离开”的安颜,用强大的理解与共情,用不断磨炼出的力量与智慧,陪伴着和平中学孩子们的成长,面对着山区教育所面临的一个个现实挑战:在与学生或学生家长谈心时,在号召老师们无偿帮助学生时,在与家长、孩子沟通时……安颜既能够设身处地去理解学生心理、理解其他老师违规有偿补课的无奈缘由、理解学生与父母之间的代沟和误解,又总能在理解

之上找到非常巧妙的办法推动问题的解决。这背后既是老一辈乡村教育工作者的耳濡目染,也是安颜十余年乡村教育工作的经验积累。而在剧中呈现的食品安全、学生体罚、辍学打工等体现新旧教育理念巨大差异的事件时,观众也得以从安颜摒除偏见、充满关怀的视角出发,去尝试理解更多样的生活经验与思维模式,从而开启对乡村教育复杂性的深入思考。

剧中具有深刻关怀力量的女性角色,

与其说《客居深山》是回归自然的怀抱,毋宁视作让山野进驻内心深处,为物质生活做减法、让精神空间更敞开,允许万物走进来“比邻而居”。

《客居深山》:以“山民”的名义聆听万物心跳



钟倩

美国博物学家约翰·缪尔说过:“荒野大地就是我的家。人生乃是一趟单程旅行,每个人都是漂泊者,一路寻找内心的安宁。著名作家傅菲的新书《客居深山》,堪称一个人的山居笔记,是他客居福建浦城县莱华山后的产物,山中风物、草木虫鸣、河湖生态、山民生活等,在他的笔下鲜活呈现,他用诗意的笔勾勒出一幅绿意盎然、生趣涌动和涤荡灵魂的乡野长卷,给人以心灵内省和精神关照。

全书共分为四辑,“堂前明月、回家漂雪、时序画像、林深见鹿”,行文通俗晓畅,耐读又能引发共鸣。这本书可视为《深山已晚》的“姊妹篇”,如果说前者重点突出他一手创造的“新山地美学”,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那么《客居深山》则是他以

“山民”的身份感受一座山的孤独与丰盈、烟火与悲欢,俯听草木的脉动与万物的心跳,找回本来的生活方式。

当下,类似“山居”题材文学作品大量涌现,傅菲的独特之处在于重视现场感,从日常生活打捞烟火气、定格物之美,于平凡日子深挖生命褶皱、记录真实,字里行间的“松弛感”与“氧细胞”扑面而来,松绑心灵、“散净班味儿”之余,拥有疗愈身心的意外功效。

诗人张定浩在《山中》写道:“我们说话不能停下来/山中的白刺玫已经/编织好窄门/等我们并肩穿过。它们始终在那里/像人世里深深的河。”走进山中就像涉水蹚过一条“深河”,那是我们的精神源头,也是人类的本来去处。傅菲在创作谈中如是说道:“我们需要保有一颗怀抱大地的心灵,以大地之心去感受山川万物,去敬重生活和生命。”他的眼睛如高倍望远镜,切入点和落笔处都是“微物之神”,旧器物圆篓、破缸,灵性的家狗、神启般的萤火虫、彩蝶翩翩的鳊鱼、针叶林、阔叶林、积雨云、菜粉蝶、尖翅银灰蝶等,以及身边的淳朴的山民,虽是平凡之人,平凡之物,却映照出生活的哲学和人生的意义——“在此处,以原本的面目,过原本的生活。”

惜物也是惜福,他以敬“物”自珍重建生活秩序。一只在树丫上挂了三个月的破圆篓,等来的不是野蜂飞舞,而是卖圆篓大叔的突然去世。“他是一个内心丰富的人,因此他的手格外多情,从他指尖划过的蔑丝,带有一种恩情。”这种恩情即世间情义,竹篓变成“渡生命的媒介”,经手者领受福报。三只破缸的“废物利用”——在三茅、老朱、老四师傅的相助下,分别改造成炉灶和酒缸,吃火锅、喝烧酒、焖土鸡,作者把旧

物最大化利用,为枯燥的生活增添情趣,让卑微的生命活得深情。他还记录了老松壳制作白纸包挂面的流程,从中看见“太阳的光斑,拂拂过的喘息”。他拒绝外界应酬,对面条百吃不厌,以最少最简单的食物过活,吃出人生的真味真意。哪怕是在萧瑟的冬天,他的吃穿用度也自足而丰富,取暖有木柴、硬炭,吃菜有两畦萝卜和白菜、半瓮石压菜,用鱼冻打牙祭。不难看出,客居深山不在于居于何处,而在于适得其所的生活态度。

山民也是“我们”,他以悲悯情怀烛照“微尘众”生存镜像。山窗、春酒、明月、湖泊,为山居生活注入诗情与浪漫,而傅菲着墨最多的还是与他朝夕相处的山民们。用一句话概括:“他们浑身裹满泥浆,面目却十分洁净。”工棚夫妻、留守老人,戏班子、理发店、早餐店等,他哪里是记录山民生活,分明是用文学之笔为山民精神“画像”。茅山村民万顺以砍毛竹为生,他收养的土狗矮驴成为最信赖的伙伴,跟着他跑活儿、同吃同住,还能胜任买肉、买药、送东西的“任务”,它的存在为清苦生活注入温存。胖妈早餐店几次易主,先后换了几位厨娘,进城带孙子的老板娘、老公开拼车的年轻妈妈、离婚的房东女儿,每位厨娘都是饱尝生活的艰辛和万般滋味。而对于艺秀理发店老板丁丁的困境,他没有“正面强攻”,而是运用“迂回策略”,从理发店一面镜子入手,映照打拼的艰难……

这本书最可贵之处在于真实。山民的生活并非闭塞、落后与愚昧的,傅菲打破刻板认识,再现新时代山乡巨变背景下山民生活的新姿态与新问题。比如,留守儿童沉迷手机,村民开“滴滴”谋生,以及玉生与橘树的情场故事,读来令人唏嘘又感慨。

并不只有安颜一人,还有独自带着孙子的张楠奶奶、边上学边照顾弟弟的裴方慧、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能够上学的唐瑞雄妈妈……她们都在各自的生活处境下,用勇气、善意与爱面对生活的难题,一步步向前走。在呈现她们的故事时,电视剧没有回避乡村女性的困境,却亦在困境中彰显了强健的女性力量,以及安颜与她们之间相互理解的女性情谊。

值得关注的是,《春风化雨》的亮点并不止于对女性角色关怀意识与共情能力的呈现。作为一部主旋律商业剧,《春风化雨》并未塑造纯粹理想化的人物群像,而是秉持着现实主义的创作立场,力图反映人物面临的复杂情境,以及他们更丰富、更立体的内心世界。“我就是个普通人,我也有普通人的摇摆。”即便是作为主角的安颜,在面对两地分居、孩子缺少陪伴等众多现实问题的困扰时,内心同样会产生妥协、放弃的想法,而作为老一辈教育工作者理想化身的钟玉科也在新旧教育理念的冲突中被迫退场,背后是广大乡村教师在时代发展潮流中个人发展与事业理想之间的矛盾。剧中陆敏老师的跳槽、何广然的辍学、罗小贤与李颜俊的矛盾分别折射了乡村学校的发展困境、留守儿童的成长现状与城乡儿童的理念冲突,这些都是当前中国乡村教育所面临且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虽不乏问题与挑战,但《春风化雨》仍用“老母鸡孵小鸡”作为贯穿全剧的意象,向观众表达出教育工作者的使命,以及教育给予每一代人的深远影响。安颜与学生、裴方慧与弟弟、张楠奶奶与张楠等都是老母鸡与小鸡的关系,而安颜对于安颜妈妈与女儿暖暖来说同时是小鸡和母鸡的角色,有着承上启下的独特意义。以安颜为代表的乡村教师们在坚守岗位和教书育人的“守”与“孵”之间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老师们“孵化”了一代又一代学生,“能多孵出一个来,农村就多一分希望”,像安颜这样的教育工作者为和平中学“孵化”了一批志在千里的优秀学生,和平中学也“孵化”了安颜,实现了来之不易的双向成就。

《春风化雨》的意义也恰恰在于此,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在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中扎根乡村教育的女性力量,更让我们看到了“安颜们”的成长故事中所蕴含的教育初心与真谛——教育就是这样一项“仁而爱人”的事业,成就孩子们梦想、改变孩子们命运的同时,也成就着更加丰富、更加坚韧的自己。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玫瑰书评

傅菲用小说叙事布局,以散文写法描摹,在田根竹村打工的玉生辞职回到老家,边学工匠边种橘树,结了橘子辗转进城给房东女儿雅兰送去。这注定是一场没有结果的恋情,也是一段埋藏心底的秘密。直到玉生去世后橘树颓败,玉生周年忌日那天,橘树落下最后一片叶子。傅菲不着一字爱情,却处处写尽爱情的来龙去脉,从种橘、结橘、根橘,到最后的橘殇,读来感人至深,又净化心灵。

还有新营镇以种菜、养殖家禽为生的老张,在外地读大学的儿子荣昌坠入校园贷“陷阱”。为了给出狱的儿子找份工作,老张愁得白了头,但他却说是清晨起床喂鸡喂猪,霜结在了头发上,作者写道:“我想,他养鸡的山鸡,一定背阳,霜结得深重。”寥寥几句,传递出发自肺腑的理解和悲悯。实际上,我们都是“结霜的人”,当命运落下了层层厚霜,唯有坚定信心,用努力和隐忍面对现实,活出心灵的柔软。

客居深山,傅菲找寻到一把回归自然的“金钥匙”:不是周末前往郊野的“暂时造访”,不是走过祖国河山的“打卡拍照”,而是让心灵归于静寂,让生活回归简朴,过一种崇尚自然且尊崇本心的生活。物像是心像的外观,山野是心灵的镜像,面对自然的“语言”,无须破译,也不用揣度,以自己的“心语”解读世间万物。

因此,与其说《客居深山》是回归自然的怀抱,毋宁视作让山野进驻内心深处,为物质生活做减法、让精神空间更敞开,允许万物走进来“比邻而居”,这才是真正回到自然。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三八红旗手)



巴赫在其晚年进行创作时,索性抽掉了让听者松弛片刻的乐句,而是希望我们跟随作品一刻不停地沉浸在他的思考里。

吴玫

进入古典音乐时间不长的乐迷,有没有发誓要听完巴赫全部作品的?又会不会像我一样在听过几首巴赫作品后觉得自己莽撞了?只要打开巴赫的作品目录,我们就会惊喜地发现,巴赫的音乐大厦巍峨耸立,仅从作品品类来看,巴赫在65岁的人生中就创作了宗教康塔塔、世俗康塔塔、经文歌、弥撒、受难曲、清唱剧、众赞歌、咏叹调、管风琴作品、其他键盘乐器作品、室内乐、管弦乐,等等。如果用一个更直接的数字来统计巴赫的作品群究竟有多庞大,那就是1087首。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莫扎特一生创作的作品是600多首。当然,莫扎特的生命之钟不如巴赫摆动得那么长久。德国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出生于1864年,于1949年去世,这位作曲家家中的长寿者一生勤勉创作,但在巴赫的作品数量面前,恐怕也只能甘拜下风。

更令人咋舌的是,1087首可能还是巴赫作品数量的不完全统计。就像他那矗立在古典音乐领域里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总谱是西班牙大提琴演奏家帕布罗·卡萨尔斯无意间在一家旧书店里发现的那样,会不会某天一个幸运儿又从废纸堆里发掘出一首不为世人所知的巴赫作品?

可能的新发现还在路上,而已确定为巴赫作品的1087首,作为一个乐迷,想要听全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更何况,他的音乐总是深如大海,比如,那一曲《赋格的艺术》。

成为巴赫的乐迷,不少人始于他的G弦上的咏叹调》。这首先靠音乐家从他的《第三号管弦乐组曲》里摘取出来的明珠,不知道被多少演奏家用多少种配器方式演奏过,温和甜美的旋律让人过耳难忘。以为已经由此握住了通往巴赫音乐花园的钥匙,从而就可以畅通无阻聆听全部巴赫了,便开始小心翼翼地到他的曲库里慢慢前行,《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及组曲》《法兰西组曲》《意大利组曲》《哥德堡变奏曲》《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平均律钢琴曲集》《勃兰登堡协奏曲》……哪一首都不像G弦上的咏叹调》那样乍一听便入耳继而入心。聆听巴赫,需要我们事前做案头准备,听的过程中屏息静气,一曲终了再来一次复盘,如此这般,才能跟上他的节奏。

但是,不止一次在音乐会的间隙听到与我一样喜欢巴赫的乐迷反省:音乐家们一直称好的那一首巴赫作品,我为什么就听不到自己的心里去?这不奇怪,几乎每一个巴赫的乐迷都有几首无法沉浸进去的巴赫作品,对我而言,就是《赋格的艺术》。一次次在音响里塞进一张加拿大钢琴家格伦·古尔德的管风琴版《赋格的艺术》,总觉得管风琴特有的轰鸣声模糊了巴赫原本清晰的音乐语言,便换一张圣马丁室内乐团的室内乐版,依旧是隔岸观“花”,再换一张朱晓玫的钢琴版……读到一位资深乐迷这样评论巴赫仿佛受到天启而创作的《赋格的艺术》:“几个主题互相追逐、跨越,有时聚得很近,近得揪心;有时又远远躲开,各不相扰。好比生活里的悲伤和欢愉,常常复杂地对位着,不时相撞,然后各自倒退一步,稍稍变了形状。其实我们都生活在巴赫的音乐里。”不禁着急得生闷气:“我怎么就听不到这样的巴赫?”

没有捷径,只能当自己是第一遍聆听《赋格的艺术》,打开音响前先读书,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凤凰·留声机》系列中的一册《你喜欢巴赫吗》,牵着我无限接近《赋格的艺术》,尤其是采访加拿大钢琴家安吉拉·休伊特的那篇文章。文章的主标题为“留给世界的诱人谜题”,副标题则为“安吉拉·休伊特谈《赋格的艺术》”。从目录页上读到它们时,最直接的反应是:瞧,连钢琴家都觉得《赋格的艺术》是巴赫留给世界的谜题呢。但是,采访者用以修饰“谜题”的“诱人”二字,吸引着我可将这篇文章当作整本书的首篇文章。

“《赋格的艺术》是一首接一首精彩而让人毛发直竖的赋格”,钢琴家都说那是一首难啃的作品!心里一松,再读安吉拉·休伊特的解读,字字入心。她说:“弹得不好听的话,巴赫的很多曲子都会枯燥乏味,而《赋格的艺术》尤其如此,因为它不像《平均律键盘曲集》,没有任何前奏曲来提供轻松氛围。”安吉拉·休伊特当然是站在钢琴家的角度来解释弹奏《赋格的艺术》难度,那么,从乐迷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否可以这么理解安吉拉·休伊特的解释,亦即我们之所以觉得《赋格的艺术》很难入心,是因为巴赫在其晚年进行创作时,索性抽掉了让听者感到松弛片刻的乐句,而是希望我们随着他的作品一刻不停地沉浸在他的思考里,然而,巴赫虽已去世300余年,他的音乐造诣依旧是人类中的翘楚,这就使得我们中的大多数数还是跟不上他的节奏。像安吉拉·休伊特这样的钢琴家,幼年学琴,后又经历了数十年的专业训练,在她决定在钢琴上征服《赋格的艺术》时,都会觉得“必须努力寻找一些方式来让它变得鲜活”,追论像我这样零基础古典音乐乐迷了。《留声机》杂志看到了其中的断裂,他们想要借助音乐家的经验来缩短我们与巴赫等作曲家之间的距离。当然,安吉拉·休伊特的回答,均为在舞台上能自由驾驭钢琴的演奏家的角度,我们读她的反应录,不妨试着将其调整成乐迷的角度,庶几能领受到几分《留声机》杂志的良苦用心。

正因着这良苦用心,除了安吉拉·休伊特的访谈,《你喜欢巴赫吗》这本书所收录的指挥家哈农库特、小提琴演奏家希拉里·哈恩等音乐家的访问记,以及钢琴家穆雷·佩拉西亚录制的《法国组曲》、加德纳再度录制的《B小调弥撒》等多张唱片的点评,都可以说是我们通往巴赫音乐花园的钥匙。

通往巴赫音乐花园的钥匙